

侯老奶奶(上)

冯骥才

事。可是细想想,他修炮台这事,不过是为了向官府讨好,哪个生意人不谄媚于官家?这算不上纯粹的闹事。

咸丰十年夏天,西城的侯家干了一件事,不仅八大家无人能比,古今没有,空前绝后。

马上侯家的老奶奶要过八十大寿了,全家筹备,忙上忙下,以贺老寿星的毫羹之喜。眼瞅着家里家外给鲜花、灯彩、寿幛装点得花花绿绿,渐渐热闹起来。老奶奶坐在那里,却忽然掉下泪来。大家不知为嘛,大老爷过来一问,老奶奶才说:

“我这辈子嘛都见过,可就没看过火场,连救火的水机子嘛样也从来没见过。二十年前小仪门口那场大火,烧得天都红了,在咱家屋里也照出了人影儿,城里人全跑去看。你爹——他过世了,我不该说他——就是不叫我去看。我这辈子不是白来了?”

说完脸蛋子耷拉着挺长。

大老爷心想,老人的事

只能顺不能戩,若不叫老奶奶看一次火场,眼前这生日无论怎么筹划,也难叫她高兴起来。可是着火的事哪能说来说去。侯家中的二管家鲍兴机灵能干主意多,他对大老爷说:

“这事您就交给我办吧。我保管叫老太太乐起来。”

大老爷问他有嘛好主意,他说出来,大老爷笑了,叫他快去办,一定要在老太太生日之前闹这一出,否则要想把八十寿诞弄好了,别的嘛法子也不灵。

鲍兴拍马就去办。先到西门外小杨庄买了二十多间房,有砖瓦房也有茅草屋,有的房子连里边的家具物品也出高价买下。跟着跑到北城朝阳观那边的清远水会,拜会了会头韩老七。天津卫人多,房子挤,着起火来就烧一大片。救火就得靠水会,城里边最大的水会是清远水会。鲍兴把上门来请韩老七帮忙的事一说,韩老七满脸的褶子全垂下来,对鲍兴说:

“你这不是叫我去演救火?我是救火的,又不是戏

班子。”

鲍兴笑道:“这事您要是不干,叫别人干了,您可就亏了。”说着把一沓银票摺在桌上。看着这些银票,韩老七不吭声了。

事情说好之后,鲍兴便找人在小杨庄外一块空地上用苇席杉篙搭了一个棚子,摆好座椅和八仙桌,像每年天后诞辰富人家看皇会用的那种大棚,又宽敞又舒服。这一切鲍兴安排得很快,前后只用了四五天时间全摆平了。大老爷夸他,鲍兴说:

“哪是我能干,是因为您有钱,有钱能叫鬼推磨。”

这天黄昏,老奶奶正在房里喝茉莉花茶、嗑酱油瓜子、嚼京糕条,忽然鲍兴跑上来,一边叫道:“老奶奶,西城着大火了,我接您去看。大老爷在门口等着您呢!”这兴奋劲儿像是去看大戏。

老奶奶说:“可看着火了!”一高兴,差点栽一跤。

到了门口,大老爷站在那儿迎候。门前停了一排六辆枣木包铜的轿车。老奶奶给人扶着上了车,一路威风十足出了小西门,很快就看到前边火光闪闪。老奶奶下车,上了高大的席棚,棚子正面对着火场。她也没问这棚子是干嘛用的。



尽人皆知。曾国藩病逝后,好事者最期待的莫过于左宗棠的态度。然而,好事者们这回大失所望了,一生桀骜不驯的左宗棠,这一次彻底放下了身段,上联首先表明自己对曾国藩一生功业的肯定;下联“同心若金,攻错若石”八个字清楚地解释了二人之间既存在分歧又相互敬慕的关系,而“相期无负平生”,则充分诠释了交朋友最高境界,即我们都不曾辜负这一生难得的相识。

一个人能有如此一段“相期无负平生”的交情,一生足矣。

“曾左交恶”,晚清官场

什么是交朋友最高境界?左宗棠在写给曾国藩的挽联中给出了答案:“相期无负平生。”

提起曾左之交,估计大家想到的就是四个字“相爱相杀”。曾国藩、左宗棠这两位晚清中兴名臣之间,先是相互支持,情同手足,而后产生分歧,形同陌路,但当左宗棠听闻曾国藩过世的那一刻,一切发生了改变。曾国藩过世之时,左宗棠正率兵征战无法抽身,他命人送去那副千古名联:“知人之明,谋国之忠,自愧不如元辅;同心若金,攻错若石,相期无负平生。”

“曾左交恶”,晚清官场

深怀疑惧,要求回娘家看望,丈夫准备了酒肉与她同行。离家不远有一条小河,妻子先过河,丈夫提起衣襟准备过河时,妻子故意问:“夫君背后怎么冒出老虎尾巴了?”丈夫十分羞惭,变回原形逃走了,再也没有回来。

在欧洲的“蓝胡子”传说里,妻子撞破丈夫杀人的秘密后,招来杀身之祸;但《虎妇》故事里的老虎丈夫虽是野兽,却显得更有人味,即使真相被妻子道破,也并未用伤人、吃人的方式报复。另一方面,妻子同样没有对异类丈夫赶尽杀绝,而是各自归其家,很有点“一别两宽,各生欢喜”的豁达。

结合唐代社会中的婚姻观,《虎妇》故事或许有其现实

成了牙科诊所的常客。曾经,诊所大夫以我为例,给实习生上课。大概他们提供了很好的活体示范,牙科大夫都不再把我当成患者,而是尊称老师了,每次去都客气地说:“赵老师,您又来了?”

大半生过去,我已搞不清拔掉多少颗牙,大约一半有余。更搞不清的是,满嘴牙齿,已经不知道哪颗是真牙,哪颗是假牙了。或许,这就是悲哀之处,随着假的增多,侵占了真的地盘,久而久之,竟然真假不辨了。

真假

赵盛基

虎尾难藏 一别两宽

李潇

“虎为兽长,亦曰山君”,虎这种凶猛狡黠的大型食肉动物,在我国古代文化中常常被赋予复杂的意义,既是威猛的化身,又是狞厉的象征。在古人的想象中,如果人作恶多端,很可能会被上天惩罚,下场之一就是变成老虎。相传汉代宣城郡守封邵忽然由人变成虎,捕食郡中百姓,当地人在歌谣里唱道:“莫学封使君,生不治民死食民!”寥寥数字耐人寻

味,道尽生民之愤恨。传奇故事里,动物修炼多年会化为人形,虎自然不例外。《广异记》中有则《虎妇》故事,篇幅虽短,却颇为生动。相传唐开元年间,有一只老虎化为男子,娶了人类新娘,在深山中造屋居住,共同生活了两年,妻子一直没有发现丈夫的异常之处。有一天来了两个客人,和丈夫一起在室内喝酒,丈夫告诉她:“今天的客人可能有点不同寻常,你不要打扰我们。”妻子好奇心大起,等宾主喝醉后偷看,发现竟然是三只老虎,吓得失魂落魄,又不敢出声惊醒它们。丈夫醒来后恢复人形,问她:“你没有偷看吧?”妻子连忙说:“我根本没死食民!”寥寥数字耐人寻

晏阳初出生于四川巴中书香之家,父亲是塾师兼乡医,认为“书香之外另有世界,西学乃潮流所趋”,因而节衣缩食将少年晏阳初送到几百里外的西式学堂接受新学。晏阳初学习成绩始终名列前茅,23岁以第一名成绩考入香港大学,后来又以优秀成绩考入美国耶鲁大学。在此期间,他认识到平民教育的重要性,主张对普通民众先教识字,再实施文艺、卫生等教育,从而达到强国救国目的。他也因此成为中国平民教育的先驱。

从耶鲁大学毕业后,晏阳初离开美国来到法国,为远在欧洲战场的中国劳工做志愿服务。

当时的中国劳工大都没有多少文化,多数人不识字,只能从事一些繁重的体力劳动。由于身在他国,加之语言不通,劳工备受歧视,被军官谩骂、殴打、凌辱是常有的事。当时,中国劳工的生存环境十分恶劣。

一开始,晏阳初的志愿活动主要是为劳工读书、读报,帮助他们给家人写信,或者用外语同那些欺辱劳工的军官理论。后来,晏阳初干脆办起识字班,专门教劳工识字读书。劳工们从未读过书,起初并不愿意坐下来学习,但晏阳初总是耐心地劝说他们来识字班。晏阳初教得很认真,劳工们学得用心。当他们第一次将自己名字写在纸上,有些人竟然激动得热泪盈眶。

通过学习,劳工们逐渐能够识文断字了,慢慢地开始能读书读报了。晏阳初又趁热打铁,办起了《华工周刊》报纸。这份报纸主要刊登当时国内的形势和新闻,帮助大家了解国情,并巩固所学知识。

一天,晏阳初收到一封华工来信。这位普通华工在信中说:“《华工周刊》让我知晓天下大事,打开了我的眼界,但售价十个生丁(法国辅币),太便宜了。我替您算了一笔账,照这个价格卖下去,用不了多久,报纸就得停刊,到那时我们就看不到这么好的报纸了。所以我决定捐出自己三年的劳动报酬,一共三百六十五法郎,全部用于报纸经营,希望《华工周刊》能够长久办下去。”

信件上的内容和捐款让晏阳初大为感动,他感叹道:“我原以为来这里教育华工的,没想到华工教育了我,我们互受教育!”通过长期接触,晏阳初发现华工身上有很多闪光点。他们的行为一次次地教育了晏阳初,让他对这个群体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。

有感于华工对自己的教育,晏阳初郑重承诺:“我一定要把毕生所学献给劳苦大众,为平民教育奉献一生。”后来,晏阳初先生确实终生致力于平民教育,并被誉为“世界平民教育运动之父”。



四月时,朋友送了我一些蚕。寻桑摘桑,清理蚕砂,辛苦捣到一边不提。

现在,它们要吐丝结茧了。它们啃食了春天,该是时候回馈了。受榉卵结构的启发,将大纸盒拆来剪去,组装起来,有心翼翼地推开一扇“茧窗”,穿窗而出,振翅而飞。

停食的蚕白手起家,它们扬着头,摇来摆去,隐约看见丝丝缕缕反着光。那些丝缕是梁也是椽,是墙也是壁,打下了茧房的结构。框架即成,渐渐有了透明的茧形。茧衣层变厚,茧内蠕动的躯体依稀可见。终于,方格里“浮”起了一个雪白光亮的蚕茧。

吐丝作茧,却又被自己的丝线裹住,直至在自己织出的白色禅房里坐化。有人说,它们是悲剧的建筑师,也有人说,它们在织一个美丽的梦。我不替蚕争辩,我只为这

些完美的作品鼓掌。下文,便是破茧化蛹。它们不会咬断银丝啃破蚕茧,从残洞钻出来。当蚕蛾长成,它们会从嘴里吐出一种酸,将蚕茧蚀破,用自己的体液一点点溶化了那团雪白。它们小心翼翼地推开一扇“茧窗”,穿窗而出,振翅而飞。蚕,不忍咬断自己织出的银线,它们对自己珍贵的作品负责。其实,在此之前,我还发现茧形将成,熟蚕即将闭关作茧,它们会把自己清理干净,排出体内的体液和蚕砂,绝不让自己的茧房沾污染渍。遍身罗绮者,不是养蚕人。诗是浅白的,养蚕人的一把辛酸泪,穿丝人哪里知。做了这一春的养蚕人,自己的想法开始松动:穿不得,也许是因为无奈。会不会也不忍穿?只因对蚕敬重。

互受教育
侯美玲

星期文库

唐传奇中的动物精怪之一